



马耳山的记忆

站在诸城的超然台上，遥遥地向南望去，就见那座山犹如一匹神骏，高起的“马头”上两峰耸峙，状如马耳，时而灿烂在阳光下，时而隐约在云雾里，似在谛听着天上人间的一切。这就是闻名遐迩的马耳山。

马耳山南依风景胜地五莲山，西接风光秀丽的九仙山，北与卧虎山相呼应，又有五老峰、大米山、小米山拱卫，齐长城自西而东，高低绵亘，横过山脊，立起了一道天然的屏障。

山上有峻峰，山中多奇石，山涧皆碧水。赤松、翠柏、桤柳、茶树，漫山遍野的刺槐，终年郁郁葱葱，还有金黄的连翘，胭脂般的山丹丹，多彩的野菊花……朔风起后，那晶莹的雾凇，又把山点缀得绚丽多姿。

山临黄海，云烟氤氲里生出了江北少见的野生兰。这兰，花大、色黄，散布在石隙、岩缝、草丛间，盛开时，清香阵阵，沁人心脾。花香自然多鸟语，“布谷、布谷”，那是布谷鸟在催人早播；“咕咕，咕咕，咕——”那是斑鸠在微雨里呼唤自己的伴侣。鹰伫立在悬崖上，喜鹊叫在山谷里，鸟鸣山幽，那阴晴变幻，四季更替，又添了几分魅力。

春末秋初，常有云绕在松朵峰、望海楼和“马耳”间，聚散无定，袅袅婷婷，那峰峰岭岭隐约在其中，这就是“马耳腰云”的奇特景观，也是来雨的兆头。“南眺双尖见马耳，石罅生云白如水。老农测候识阴晴，作日云生朝不起。”山里人盼雨，“马耳腰云”送来雨讯，还带来了“星期天”，早上就可以睡大觉了。

多姿多彩的马耳山让人向往，那神仙龙王也赶了过来。山下错落着龙王泉、龙子泉，倒像一对父子，马耳山就流传着许多龙王龙子的美丽传说。过泉，登百级台阶，筑有太公祠，供奉着太公姜尚，看样子，他正在那里思虑着封神的大事。祠一侧是钓鱼台，传说是姜太公垂钓的地方。台下一泓泉水，书法家沈鹏题的“神泉”二字刻在那里。姜太公垂钓渭水，这是世人皆知的，到马耳山来垂钓，大约是被封齐地，建都昌乐营丘以后的事吧。营丘距此百来里地，骑马坐车都是可以来的。

西山坳里的永隆寺始建于汉，相传刘秀曾在此避难，更名为影龙寺。乾隆下江南祭拜泰山之后，游幸马耳山，遭遇劫匪，躲进了这个寺院。皇帝是“真龙天子”，自有神灵护佑，一只蜘蛛迅速结网封住了寺门，劫匪误认为寺内无人，让乾隆躲过一劫，于是影龙寺又更名为隐龙寺了。

这些传说，增添了马耳山的神秘。回望历史，马耳山记忆中最为清晰的当是那些名人雅士的登临。

立在四面峭壁的松朵峰上，就望见了两只“马耳”间的仙人洞。这洞深不可测，云雾常出没其中。这是晋人葛洪隐居炼丹的地方。葛洪，号抱朴子，世代仕宦书香，虽在十几岁时家道中落，却颇爱读书，常伐薪砍柴，以资纸笔，“于众书乃无不谙诵精持”。然少有定志，决不出仕，先授伏波将军，后选为散骑常侍，皆固辞不就，而“委桑梓，适嵩岳”，到处搜求异书，以富所学。他入于儒，出于道，著述五百多卷，流传至今的有《抱朴子》和《肘后救卒方》等。这位喜欢优游闲养、善于炼丹祈寿的葛洪，看到这

青山秀水、白云佳树的马耳山，自然是留了下来。他在那石案上读了书，到峭壁上嗽了风，便在洞里炼起丹来。葛洪禀赋超羸，身体多病，力不堪徒行，竟享年八十一岁，这山水风光的滋养是功不可没的。

唐代的萧颖士诗文俱佳，十九岁登进士第，累官集贤校理，人称“萧夫子”。他秉性耿直，不畏权贵，在史馆待制任上，因不满奸相李林甫，几次拒绝李的召见，而被外放河南。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对萧的胆识风骨是大加赞扬的。这位萧夫子也是五岳寻仙不辞远，听说马耳山的风光诱人，一气跑到诸城，登上了马耳山。这一游，感慨万千，挥毫写下了《游马耳山》的著名长诗。诗中有云：

兹山表东服，远近瞻其名。合沓尽溟涨，浑浑连太清。

又见缭绕的云雾，清清的溪水，苍翠的松柏，挺拔的银杏，还有秋天的红枫叶，春天的桃花云，他描绘道：

流水出溪尽，覆萝摇风轻。高深变气候，俯仰慕天晴。入谷烟雨润，登崖云日明。乾坤正含养，种植总滋荣。草树皆秀色，雏麋乱新声。

寥寥数笔，把马耳山这神仙般的地方道了个明白。他想想朝里李林甫弄权，看看唐玄宗宠信安禄山，实在对做官也寒了心，再想想许由和葛洪的逍遥自在，便生出了隐逸之心。在诗的结尾处，他写道：

此地隐微径，何人得长生。宿心尚葛许，弥愿栖蓬瀛。

他赞赏葛洪和许由，有心想去仿效，但十分可惜，只是慨叹了一番，还是经不住诱惑，又回到了那忙碌而又复杂的官场，享年只有五十二岁。然而马耳山并没有忘记萧夫子，这首《游马耳山》的诗就刻在了山崖上。

在马耳山的记忆里，最让自己出彩的是苏东坡。宋熙宁七年（公元1074年）苏东坡自杭州调任密州（今诸城），他官做得正派洒脱，诗词文章也光耀千古。那时候交通不便，做官的应酬少，稍有闲暇就上超然台，大得空闲便登马耳山。在马耳山上，苏东坡过试剑石，上鹰踞崖，

见绝壁摩天立地，就在石崖中攀援，在岩石上峭立，又越过山脊，到菩萨顶上去参禅。马耳山那挺拔的雄姿，倔强的气势，让他大开胸襟。他饮酒赋诗，引吭高歌，写下了许多瑰丽的篇章。在《江城子》一词中，开篇即道：

前瞻马耳九仙山，碧连天，晚云间。城上高台，真个是超然。

登上得意的超然台，苏东坡首先想到的、看到的就是马耳山，其《雪后书北台壁》二首，是在密州的杰作，引起了王安石的兴趣，王安石有《读眉山集次韵雪诗》五首，又《读眉山集爱其雪诗能用韵复次韵》一首，一和再和，这在苏诗中大约是仅有的，就在这首诗中，他形象地写道：

试扫北台看马耳，未随埋没有双尖。

他把飞雪盈尺、大雪封山时，双尖犹耸的马耳山比喻为才俊，赞誉了马耳山，也借诗言志，表达了自己的胸怀和抱负。

苏东坡离开密州十年后，在赴登州任时，路过密州，触景生情，即席赋《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》，诗中写道：

孤云落日在马耳，照耀金碧开烟鬟。

把一个清秋天高、淡云夕阳下五彩斑斓的马耳山展现了出来。苏东坡钟情于马耳山，马耳山更没有忘记苏东坡，立在鹰踞崖畔的东坡亭，不知重修了多少次，每一次重修，都是对苏东坡更深一层的怀念。

明清两代在马耳山的记忆里没有来过苏东坡这样的大文豪，但文人墨客却也不少，马耳山记住了明人刘敬和、清人宦去矜。

刘敬和的诗“地蟠万斛泉泉涌，云驾双尖马耳来”颂扬了马耳山的云和水，却明显低了苏东坡一格。而宦去矜游览马耳山、凭吊东坡亭后，不无感慨地吟道：

双尖马耳浑无恙，遥为坡公醉一杯。

钟灵毓秀的马耳山地灵人杰，让名人向往，也孕育了自己的俊秀，出生在马耳山下的臧克家就是杰出的一位。他把一生献给了诗的王国，成为当代著名诗人。他钟情于诗，也钟情于家乡，更钟情于马耳山。他写道：

五岳看山归来后，还是对门马耳亲。

这位漂泊奋斗了80多年的诗人、游子，在弥留之际，立下遗嘱，百年之后回归故里。2004年春，在激昂、雄浑的《黄河》协奏曲的旋律中，臧克家的骨灰撒在了马耳山上。诗人把自己投进了马耳山的怀抱，融在了马耳山的黄土里，马耳山也把诗人、把所有志同道合者永远地留在了记忆里。

